

第十二回 時運至父與子遲素學步雲梯

詞云：

書生難量，已打寒酸帳。一旦桂香飄蕩，早致身青雲上。
雖未思量，泮水乘芹浪，再細從旁觀望，已改舊時劣相。

——《霜天曉角》

話說宋古玉領著兒子，回山東鄉試，這番裴夫人與賀知府，所贈送的盤纏有餘。又新收了一個家人，叫做宋勤，帶著服事。故一路安安逸逸，比前來大不相同。

不日到了山東，因舊屋賣了，沒處存身，就借一個飯店裡，暫卸了行李，打發了轎夫牲口，叫兒子與家人看守，就一徑來見李先民。恰值李先民在家，正與王文度在那裡，見宗師有文書，將考到東昌，不見宋古玉信息，甚是著急。忽見宋古玉到了，歡喜不勝。相見過，就問長問短。宋古玉道：「諸事且慢請教。但小弟舊居已廢，小兒與行李尚在飯店中，必先須尋個所在，安歇了方妥。」

李先民道：「一時尋屋，哪裡等得。莫若且搬到舍下，權住幾日，再作道理。」

王文度道：「尊居也不甚廣，就是權住，卻住在哪屋？小弟有一敝友，是個土財主。他有一所空屋，就在西門大街上，前日曾托小弟與他出脫。今只說宋兄要買，且搬在裡面住下與他講價。就是講不成，再另搬就容易了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大喜道：「這個甚妙。若價相應，就買了他的也好。但既有此處，遲不得了，須當勞兄一行。」王文度道：「這不打緊。鎖匙現在弟處，同去開門就是。」

宋古玉立起身就要走，李先民還打帳留他吃飯再去。王文度道：「宋兄心急，回來吃罷。」遂同走回家去，取了鎖匙，又同走到西門大街上，將空屋開了。卻喜這間屋，正與飯店相近。宋古玉先走過去，叫家人宋勤還了飯錢，就將行李搬了過來，方細看屋內。前面是三間廳，後面是三間樓房，中間一道穿堂。樓後又是一帶廚房。東邊兩間書房，就接著一個小小花園。園中一座小亭，迴廊曲徑，倒也有些幽致。

宋古玉看了，十分中意，因對王文度說道：「這所房子不大不小，倒正好小弟居住。但不知其價貴賤，若是二百兩，小弟就買了他的。倘再多要，則小弟不能矣。」

王文度道：「這房子他思量要四百兩方賣。古玉兄既看得中意，待小弟慢慢為兄圖之。小弟同李先民與兄久闊，無限欲言。他在家等候，今已搬定，可同過去細細一談。」

宋古玉遂叫宋勤去買柴買米，為飲食之具，又吩咐兒子看好行李，便同著王文度，又同走到李先民家來。不期李先民早傳知范叔良等七八個社友，在家相候。大家相見，甚是歡喜。范叔良就問道：「聞兄在裴給事家教他令郎，賓主甚是相得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托諸兄之庇，不獨賓主相得，近又賴賀姊丈之力，竟將小女與他令郎結為姻親矣。」

眾社友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吾兄兒女之憂，早已放了一半。」

宋古玉笑道：「豈止一半。又賴賀姊丈之力，竟將小兒與她令愛，也結為姻親矣。」

大家聽了，俱稱喜不絕，因說道：「由此看來，吾兄之時運到矣。今秋功名已在掌中矣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小弟老馬也，又久困鹽車，中與不中，倒也不在話下。只是小兒新結此婚，以貧賤而仰攀富貴，丑已極矣。若覓得一領青衿，尚可遮飾一二。若阻於泮水，殊覺無顏。」

王文度道：「我方才見令郎精神豐度，與舊大不相同。文字定可採芹，但可惜來遲了，東昌府縣俱已考過。案雖未出，然姓名無由攢入，卻將奈何？」

李先民道：「只好等大收告考了。」

王文度道：「大收自是有一場，但恐怕宗師要捱到場後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但能與考就妙了。場前場後，何消論得！終不然還望取了又送科舉。」

李先民道：「令郎場後之事，今且放開。但吾兄既歸，學中遊學的假，須早早去消了。宗師一到，好使他動起送文書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明早就要去了。」說罷，李先民遂取出酒來，大家同飲。久別逢歡，彼此飲得甚暢。

飲酒間，宋古玉因問蘭府尊，眾人說道：「他升任去了。」

又問皮象，眾人道：「因他有錢用，不曾典刑，還坐在監裡。」

李先民因問道：「令婿今年十幾歲了，資質如何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與小兒同年，也是十四歲了，卻長小兒兩月。若論資質，卻帶二分天慧。文章落筆，別自一種。至於詩詞，亦有可觀。就是前日這段婚姻，也不是孟浪潦草，但憑口舌之力而成，皆賀姊丈內外設席，出題分考，兩男二女，再三斟酌，方能醞作好速也。」

王文度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且請問賀公出的是什麼詩題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是《詠紅絲》。」

王文度道：「題目就妙了！但不知兩男二女的佳作，還記得嗎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婚煙賴此而成，怎麼記不得？」因討了紙筆，一一寫出，送與眾人看。

眾人看了，無不稱奇道妙，以為此段婚姻不獨郎才女貌，各各遂心，這「賽紅絲」又起千秋的一段佳話矣。

李先民道：「觀此四詩，兩閨秀且無論，眼見令郎、令婿，皆科甲中人，真吾兄之福也。且奉一杯以為賀。」

宋古玉因說得快暢，也就吃了。眾人見宋古玉吃得歡喜，便你一杯，我一盞，只管奉來。宋古玉又要眾人相陪，因此大家俱吃得酣酣然，方才散去。正是：

久別原該飲，相逢飲不休；

又談歡喜事，不醉更何求。

到了次日，宋古玉忙到學師處，消了遊學的假。回來竟無一事，惟與眾社友吃酒玩耍。

忽一日，王文度來說房子之事道：「這房子他說便討四百兩，實要三百兩方肯賣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這房手，三百兩亦不為貴。但我行囊中，僅可湊得二百金，料買不成，卻如何在此久住。」

王文度道：「這不難。兄若喜居於此，可將所有二百金，先付與他，叫他立了契，所欠百金，待兄發後，再找何如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如此，則妙不可言。」遂輯帶來作盤纏的二百金，盡付與王文度，央他去成此交易。

王文度去了回來，面帶怒色道：「天下惟有俗財主最可恨，兩隻眼睛，只認得銀子，再也不看人，你道可恨嗎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兄此言忽何而發？」

王文度道：「就為買房而發。這賣房主人，是個俗財主，姓段名耀。房價前已講定，今交銀與他，叫他先立契。所欠一百，約他待兄高發後找他。他不知高低，說的話殊為可恨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他說什麼？」

王文度道：「他說：『文契若立了去，他約發後找價，倘或不發，難道就不找嗎？』死也不肯先立契，你道可恨嗎？小弟若不為兄愛此房子，就帶回銀子來另買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發之一字，誰能拿穩，這也怪他不得。只言過找銀立契便了。」正是：

小人眼孔淺，君子度量深，

莫怪兩般事，原非一樣心。

宋古玉既付去房價二百兩，雖未立契，卻就安心住下。又過不多日，宗師早按臨東昌錄科，宋古玉與眾社友俱去赴考。考過了發案，眾社友惟宋古玉與李先民是一等，范叔良、王文度是二等，有了科舉。其餘都在三等。童生雖也考過。案卻未發，只先取兩名觀場。宋彩聽見，甚是著急，卻無可奈何。不便送父親到省下入場，只好在家守候。

卻說宋古玉到了省中，隨眾完了三場，候至放榜。宋古玉高高中了第三名經魁，李先民也中在五十一名。王范二人不中，心中不喜，便先回去了。

卻說宗師見場事完了，方出牌大收東昌一府童生。宋彩聞知，便忙去報名赴考。誰知考的這一日，宗師見考的人多，取的名數少，遂出了七個題目，難這些童生。果然眾童生多不能完篇，惟宋彩不獨七篇全完，又做得篇篇入妙。宗師看了，不勝大喜，遂取武城第一。及宋古玉省中事完回到武城，又見兒子也進了武城縣學，更加歡喜。遂父子商量，要接母親妹子來家，方好北上。欲要叫宋勤去接，家中又苦無人。又因房子尚未找價立契。誰知「勢利」二字，竟是天地間的大道理。過不得數日，早有許多家人，人上央人，要來投靠。

宋古玉正無人使用，遂收了兩名。才收了家人，王文度才領了那個土財主段耀，備了一副厚禮來，與他父子賀喜，並送上立的房契。宋古玉見了，再三推辭不受道：「價尚未曾找足，怎好先收文契，何況厚禮，斷斷不敢領受。」

段耀連連打拱道：「文契送遲，晚生罪已丘山。些須薄物，無非申賀。宋相公若拒而不受，則是更加晚生之罪了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既有如此之高情，文契並厚禮，小弟只得領了。但所找房價。容小弟立一欠票，至期奉上，決不敢遲。」

段耀道：「宋相公這話，一發加罪晚生。幾間房子，值些什麼！連前面受過的重價，俱是多的，怎敢還說找價！莫說欠票，就找出也不敢領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哪有此理！老丈若不收欠票，則這文契，小弟如何敢領。」

王文度見他二人遜讓，因說道：「古玉兄，你既要買段兄的房子，永遠以為產業，房契如何不收？見價立票原為不相信也，今段兄既深信於兄，又何必立票？待有了銀子，容小弟與你找完段兄便是了，何必此時定要立票。」

段耀又說道：「找價斷不敢領，只求宋相公青目一二便足矣。」宋古玉無法，只得受了。段耀還再三致謝，方才別去。正是：

前求立契苦推辭，今日緣何立恐遲？

前日尚為貧子日，今時已是貴人時。

宋古玉家人又有了，房子又穩了，遂寫了三封書：一封報賀知府，一封報知裴夫人與裴鬆，一封報知自家妻女。內中俱寫著自要北上，兒子又進了武城縣學，不便住在他鄉，家中無人，要接妻女回來看管之意，叫宋勤送去報喜。

宋勤去後，過不多日，賀知府與裴夫人聞知宋古玉高中了，早各差了一個家人來送禮賀喜，就順帶家信，並報知裴家女婿已進了汝寧府學。宋古玉見了書，知女婿裴鬆也做了秀才，不勝歡喜，遂也備了一副厚禮，與裴家人帶去，賀女婿進學之喜。又寫了一封懇切書信回賀知府，就煩他尋一得當人，送家眷回武城，家人方才去了。

卻說賀知府，前接了宋古玉報喜並接家眷之信，心下已為他躊躇。今去賀喜的家人回來，又接了托他尋得當人送家眷之信，便與夫人商量道：「我本山東武城人，因升了汝寧知府，故到汝寧來做官。今官既遷壞，不做了，便該還歸武城故鄉。而依棲於汝寧七八年者，只為受了裴年兄孤寡之托，故不敢竟去而相負也。今幸裴年兄的孤子年已十四，又進了汝寧府學，又聘了才女為室，可以自立矣。裴年兄的孤女，已擇了宋彩為婿。今宋彩又進了武城縣學，可謂佳婿矣。裴年嫂之寡，既有賢郎，又有了佳婿，雖寡而不寡矣。細細想來，我托孤之責，亦可辭謝矣。托孤之責既可謝，而苦苦飄流於此，不歸故鄉，則是但知受人之托而不知自托矣。況你兄弟來接家眷，叫我尋得當人送去，你想許多道路，兩個內眷，並無男子，非親非故，誰是得當可托之人？我再三打算，倒不如趁此機會，辭了裴年嫂，一同回去罷。夫人，你道何如？」

賀夫人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老爺此論，為人為己，情理兩盡，甚是有理。我兄弟既中了。要到北京去會試，須速速送家眷回家去，他方安心出門。」

賀知府見夫人主意相同，便一徑來見裴夫人與裴鬆。將前邊這些說活，又細細述了一遍，見得要乘送宋舅母之便，就搬回故土。

裴夫人聽了，忙答道：「不幸先給事早逝，孤寡無依。以年誼屈大人不歸桑梓，寄居於汝寧多年矣。愚母子每一思及，感恩無地。今裴鬆伶仃孤子，蒙大人選師教訓，得入泮宮，可以自立矣。裴芝孤女，又蒙選此佳婿，不憂失身矣，未亡人發已將星，孤孀久諳，似乎無可累大人之心矣。況宋親家高發，宋親母自應速歸。長途無伴，非大人至親。更何人，大人即借此還鄉，實兩全之美，愚母子焉敢復留。但蒙大人高厚，聯此兩姻，恐一旦遠離，後日嫁娶，未免繁難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令郎令愛與內姪內姪女這兩段婚姻，實係佳人才子，與眾不同。我前已言過，才美之婚，聘定只須一絲，嫁娶必要玉堂金馬。聘定若不一絲，便是貪筐囊而薄苻菜。嫁娶若不玉堂金馬，便是我識人不真，誤認無才作有才也，皆不足添好逑之色。若果才高，玉堂金馬，則自有七襄百兩，何難之有。老年嫂但請放心。到其時。我自有理會。」

裴夫人因致謝道：「多蒙大人如此費心。亡夫九泉應瞑目矣。」

賀知府說明了。便回家又與宋舅母說知同回武城之意。宋舅母知長途有伴，愈加歡喜，遂自收拾。裴夫人見賀知府與宋親母行已有期。料留不住。因治酒請了家去送行。宋蘿因是未過門的媳婦，不便去吃酒，裴夫人因又治了酒，復到賀家來送行。又厚送盤纏並禮物，十分隆重。宋親母感激不盡。賀知府又治酒辭別裴夫人與裴鬆，大家盤桓了數日，賀知府方才僱了轎馬扛槓人夫。長行而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奸人生變，才子驚疑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